

第 20 卷 拉美文学 北美、大洋洲、非洲文学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编委会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4 · 沈阳

辽新登字 3 号

ISBN 7-5313-1360-X/I · 1207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

SHIJIEWENXUEJINGPINDAXI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编委会

第 20 卷 拉美文学 北美、大洋洲、非洲文学

责任编辑:安波舜 封面设计:尹怀远 版式设计:庆昌 责任校对:王晓平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编 110001)

字数:360,360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3 $\frac{1}{2}$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 2 次印刷

印数:3,500-9,500

(全 20 卷)精装定价:320.00 元

前 言

古希腊、古罗马的史诗、神话与悲剧，古代印度和中亚的史诗与经典，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著，18、19世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杰作以及面目一新的20世纪现代文学思潮，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文学……构成了浩如烟海的世界文学宝库。然而，人的生命有限，寸阴寸金，穷毕生精力也难以尽览天下奇书。面对这卷帙浩繁、瑰丽壮观的文学宝库，无论何人都有一种力不从心，望洋兴叹的遗憾；而利用有限的时间，阅读最杰出的作品，尽量把握世界文学的全貌，就成为广大读者的共同心愿。

在过去的百多年中，一些有识的学者曾为读书人列过许多“一生的读书篇目”。在这类“推荐书”中，以美国学者费迪曼的《一生的读书计划》最为著名。费迪曼在这部著作中向读书人推荐了一份大规模的读书计划。他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采取与读者作对话的形式，为读者精选并评介了一百多种古今世界名著。其内容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传记等，始于荷马，迄于现代。每篇用几百字的篇幅勾勒出作品、作家的轮廓。费迪曼撰写此书的意图是为读者献上一把开启世界文学宝库的金钥匙，请读者自己去挖掘这无穷的宝藏。

然而，费氏的《一生的读书计划》也有着他的局限，这一点连费氏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撰写《一生的读书计划》时，尽管费迪曼尽全力站在客观的角度上筛选篇目，但终因全部篇目只是由他一个人完成，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的好恶，在潜意识中发生作用。除此之外，费迪曼的《一生的读书计划》最大的缺憾还在于他遗漏了东方的伟大著作。在《一生的读书计划》里，既没有《摩诃婆罗多》、《沙恭达罗》，也没有《源氏物语》、《古兰经》，甚至更没有泰戈尔和川端康成。这样一来，费迪曼献给读书人的不过是一把锯齿残缺的金钥匙。为了弥补以往同类书的缺憾，我们在编写这部书的时候，聘请了国内公认的外国文学权威作顾问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专家为编委，共同拟定入选篇目。然而，要想使这几百部书适于各类人选择阅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这部《世界文学精品大系》所开列的书目实际是一种集体智慧的结晶。

很少有人能以自己一生的时间读完《世界文学精品大系》所开列的全部书目，但是，这部《大系》却可以告诉你哪些书是最值得一看的。编写《世界文学精品大系》的目的，就是帮助读者用最经济的时间与精力翔实地了解世界文学宝库的概况，然后有目的有选择地确定自己一生的读书计划，帮助每一个读者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尽量享受人类世代代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让世界文化传统中最伟大的作家所思考、所描写、所探索的一切逐渐充实我们的心灵。

好书可以使平凡的人伟大起来。“好书往往像助产士那样，从头脑内部昏暗沉静的角隅，取出蜷缩如胎儿的事物，辉煌于阳光之下。”《世界文学精品大系》所开列的每一部书，都闪耀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流露着真诚和博爱。这些书一旦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就会长驻你心中，发挥强大的作用，会使你生活得更美好更充实。如果一生中读了很多趣味不高的平庸作品，却没看过几本《世界文学精品大系》中的作品，那么，这将是一种遗憾。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尽管规模恢宏，但它仍属一部普及性读物。这部书的对象大致是那些未曾读过几部“最好的书”，而又希望自己的精神逐渐充实高尚起来的文学爱好者。此外，那些读过许多书，但仍想开拓思想、情感新境界，开拓知识领域的较成熟的文学爱好者，也是这部《大系》的受益者。总起来说这部书的受益对象是所有想改变自己“平庸的过去”的人。

收入《世界文学精品大系》中的古今三百余位作家的四百余部作品都可以称之为人类世界最好的艺术珍品。世界上真正物美价廉的东西不外乎是一部好书。“好书不会沉默，不会一时性地满足人的心理。它甚至可以说是不朽的，而且对三四代以后的子孙们也有益处。花在书上的金钱不会令人觉得是无谓的花费。好书即使不是你的，也是你的孩子与朋友的。”（费迪曼）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会使每一个人得到满足。看到她就像看到三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整整齐齐地排在书架上一样——“请别让过去停留在那儿，让她成为你现实的一部分吧。”

为编写好这部《世界文学精品大系》，在国内外国文学专家学者帮助指导下，我们组织了作家、翻译家、高校教师通力合作，进行具体的缩写、辑稿工作。

在确定篇目时，我们一方面从文学史的高度纵览世界文学发展的进程，以开阔的视野考察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学发展现状，突出最杰出的作家作品的重要位置与文学发达国家的丰硕贡献；另一方面也适当地照顾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作家与作品，使入选篇目更加全面与均衡；此外，在强调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作品审美价值与可读性。

在精选与缩写上，我们是将短篇小说、抒情诗、散文、寓言等全文入选；中篇小说较短者全文选入，较长者则按比例缩写；长篇小说根据不同情况，按10:1到20:1的比例缩写；戏剧除少数全文选入外，大都改写成戏剧故事；长叙事诗多以概括全诗内容提要，再加重要篇章摘录的方式选入。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入

选作品都尽量做到忠实于原著，保持原著的内容与风格，使读者即使在看到缩写作品之后也能同样获得如同读原著所产生的艺术享受。

由于国内读者们对中国作品比较熟悉，所以《大系》未将其包括在内。

组织编写这样一部规模宏大的世界文学文库，在我国出版史上并不多见，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恳切希望得到国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使其更为完善。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编委会

1991年7月28日

目 录

拉美文学

- | | | |
|-----------|-------------|-----|
| 青铜的种族 | 〔玻利维亚〕 阿格达斯 | 1 |
| 博尔赫斯小说选 | 〔阿根廷〕 博尔赫斯 | 29 |
| 玫瑰街角的人 | | |
| 死亡和罗盘 | | |
| 不死的人 | | |
| 死人 | | |
| 天赋之夜 | | |
| 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 | | |
| 柯塔萨尔小说选 | 〔阿根廷〕 柯塔萨尔 | 84 |
| 公共汽车 | | |
| 正午小岛 | | |
| 猛犸的故事 | | |
| 爱情的季节 | 〔乌拉圭〕 基罗加 | 112 |
| 人 子 | 〔巴拉圭〕 巴斯托斯 | 133 |
| 伐木者醒来吧 | 〔智利〕 聂鲁达 | 158 |

米斯特拉尔诗选	〔智利〕 米斯特拉尔	186
维多夫罗诗选	〔智利〕 维多夫罗	198
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	〔巴西〕 亚马多	205

北美文学

航 空 港	〔加拿大〕 阿瑟·黑利	257
-------	-------------	-----

大洋洲文学

风 暴 眼	〔澳大利亚〕 怀特	291
劳森小说选	〔澳大利亚〕 劳森	339
赶羊人的妻子		
把帽子传一传		
阿维·阿斯频纳尔的闹钟		

非洲文学

桑格尔诗选	〔塞内加尔〕 桑格尔	371
杰罗教士的考验	〔尼日利亚〕 索因卡	392

青铜的种族

〔玻利维亚〕 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

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1879—1946) 玻利维亚作家、政治活动家。生于拉巴斯,曾任律师,众议员,并从事外交工作多年。他所著小说有《毕萨瓜》(1903)、《瓦塔—瓦拉》(1904)、《克里奥约生活》(1905)等。他的论文集《病态的民族》(1913),分析了玻利维亚的社会问题,指出国家贫困落后的症结在于印第安民族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希望进行社会和经济的改革。此外,还著有历史著作《玻利维亚通史——文明的考迪罗和野蛮的考迪罗》(1925)。

长篇小说《青铜的种族》(1919)是他的代表作,以现实主义手法反映了印第安民族生活。小说前半部通过主要人物阿希阿利等几个印第安人穿越高山深谷、涉渡急流险滩的旅行,描绘了安第斯山区雄伟壮丽的景色,不少篇幅如画如诗,同时也写出了当地人民的苦难生活。后半部刻画了白人庄园主潘托哈的种族偏见和凶暴贪婪。他因侮辱阿希阿利的妻子未遂而把她打死,终于触发了被压迫的印第安群众的积恨,他们杀死潘托哈并火烧了庄屋。作者对统治阶级代表人物采取了鲜明的批判态度,对受欺凌的印第安民族寄予深切同情,揭露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通过这部小说,读者对玻利维亚美丽的国土和受苦难的人民会有鲜明印象。这是

拉美反映印第安民族生活的小说中较早的一部名著，给了以后写同类题材的拉美作家以深刻影响。

山 谷

残阳把大地染得血红。

牧羊姑娘瓦塔一瓦拉为找寻羊群里少了的一只羊，攀到很高的石山顶上纵目四望。她是个结实端庄的印第安姑娘。她那黑里透蓝的秀发，编成两根大辫子拖在背后，一顶黑帽带的棕色小呢帽，护着她被山区锋利寒气侵袭的脸庞。劲风吹得她的粗呢裙子不断地摆动。

从高处望去，的的喀喀湖就像一团烈火，一个个小岛如同火焰爆出来的黑斑，连最细微的轮廓都历历可辨。远处的蒂基纳湖夹在两座小山之间，宛似两堵青黛的墙壁夹着一条火红的河流，倾注到大湖的滚滚金涛中来。山丘另一侧的缓坡伸向平原，铺陈出一片灰黑，伸向远方。残留的雨水在低洼地方积成一个个水潭，闪烁着金红的光亮，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撞破在平原上留下的一块块碎片。

姑娘张望着，毫不关心夕照下的无限风光。她好似听到台地尽头传来一只羊的咩叫，就朝那儿走去。那儿有个开采过大理石的废坑，传说坑洞里隐藏着魔鬼。姑娘误把她“咩—咩”的唤羊叫声的回音当成走失的小羊的叫声，朝那龇牙咧嘴的乌黑洞口走去，找羊的渴望使她蹑着脚一步步摸着往里走，可只走了几步就给洞里的阴森景象吓坏了，赶忙逃出黑洞，一出来就用吓得发抖的尖声呼叫，而从她背后近处立即传来了回音。小伙子阿希阿利正从台地走来，斗篷里包着那头失群的小羊。

阿希阿利是个高身材、宽肩膀的小伙子。他表情活泼，动作灵敏，黄色小圆帽下露出的头发，散披在肩上，圆帽的护耳罩罩着耳

朵和面颊的一部分，衬衣敞开，可以看到他那壮实的、黑黝黝的胸部。

姑娘和小伙两心相许，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可是，阿希阿利对她从来不像对当地其他姑娘一样放肆不拘，这只是因为她家境殷实，而且是乔克乌恩卡老人的养女，深得老人钟爱。今天，他更加显得畏畏缩缩，透露出满腔心事，使姑娘也感到窘迫不安。她问怎么回事，小伙子满含柔情地盯住她的眼睛，把她拖过去，轻轻取下她无名指上的铜指环套到自己的小指头上，再把自己的指环给她带上。姑娘假装无力反抗，丰润的脸庞上发出了称心如意的微笑。

他俩就此定情，都为幸福的爱情陶醉。可是，两人仍各怀心事。姑娘担心小伙的安全，因为他接到了庄园管家的命令，叫他同基尔科、曼努诺、卡查帕三个同他一样受罚的伙伴，到山谷里去买种子。那是趟危险的差使，有多少人因此染上热病，只能呆在家里瘫痪而死；小伙担心他出远门后，管家趁叫她去庄园服劳役的机会霸占她。

第二天清晨，一行四人带着驮着高原土产品的十二头骡子，出发往山谷去。他们头一天到拉巴斯主人家里过了一宿。主人给了他们四十比索，叫他们去山谷买大麦种。次日晨曦初露，他们又启程了。他们在两旁壁立的高耸入云的山峰中间的小道上穿行了一天，抵达曾经给泥石流掩埋过一次的梅卡帕卡镇投宿。他们把高原带来的一些土产品摆在广场上，不多久就让山谷居民像抢劫一般地买光了。

卖过货后，他们去果园闲逛，尽情欣赏那一树树的满枝硕果。鸟儿清亮而欢乐的和鸣，充满了金光闪闪的太空。和煦的阳光给那被秋天染黄的树叶添抹上一层金红的色泽，给远处的山峰涂上闪烁金光。野花在牧草丛中闪亮。湖区人畅快地呼吸着百花飘香的空气。

夜晚，他们听到暴雨猛下的声音。主人说这是秋天最后也是

最危险的几场雨，翌日准得来泥石流。

第二天早晨，他们装好驮子，又踏上了征程。一到河滩上，滚滚的急流使得他们胆战心惊。满河泥浆水奔流着，激起凶险的恶浪。水下，传来石块挤在一堆互相冲击的低沉声响。有时，洪流会由于自己的密度过大而停滞不前，挤过一会然后再爆烈流动。地面连续反复地震动着，就像底下有口大锅的沸水在涌动。

他们走得疲乏不堪。驮队的头儿，熟悉山谷每一角落的曼努诺，为了要节省过庄园主的桥要付的昂贵买路钱，决定休息一下等大水过去淌水过河。傍晚时分，他们抵达要过河的处所。河对岸，早先渡过去的人们瞧着那黑浪滔滔的河流，察看着刚到的行人的行止：要是他们企图涉过这样怒涛汹涌的急流，那简直是发疯。

来了个健壮的山地汉子。他把长裤和短上衣脱掉，卷成一个包夹在肩上，准备过河。曼努诺叫他的同伴跟着那人走。那人扑进齐胸深的水，顺着急流歪歪斜斜地快速前进。驮队的人也跟着跳了下去。他们走到中流，曼努诺的一头骡子被水流卷住冲走。曼努诺悲痛地大叫一声。他只想挽救损失，没有看到危险，自己贸然投进洪流去搭救他的牲口，可是只走了几步就失掉平衡，倒下水去，“咕咚……咕咚”直呛着水。

“糟啦！”阿希阿利惊叫了一声。山谷人回过头来，看见了曼努诺在浪里翻滚着的身体，犹豫了一下知道搭救无望，就紧接着更快朝前走，其他的人在他指引下都上了岸。只见水流把曼努诺像卷着一根枯树那样朝下游冲去，他几番想挣扎起来都无济于事，被冲到那翻滚着的死骡一块儿去了。岸上的人吓愣了，眼睛由于过度惊慌而瞪得圆圆的。

他们跟着山谷人趟过几股不那么凶猛的支流以后，来到一个小小的河心洲上。山谷人在趟另一股冲力猛的水流之前，说他们不会趟水，劝他们留在荒洲上过夜，等明天水势退下去时再走。

他们留在荒洲的中央，紧挤在一起，苦恼又悲伤。洪流凶暴地咆哮着，响声充塞着整个乌黑的山谷。河滩上的湿气上升到他们

那儿，他们的衣服都湿润得贴到身上了，脸上也溅满了泥水珠。

最后，熬到天破晓了。一簇紫色光芒从山顶黑蒙蒙的天际放射出来，紫里随即透出红色，并慢慢扩充开来。星星开始黯淡下去，丝绒般漆黑的广阔天宇，逐渐变成了鱼肚白色。不久，座座高山在熹微的晨光中显露出来，峰尖直插入朦胧的苍穹。然后红日射出万道霞光，河滩底部也展现出来了。

果然，水流浅了。他们过了河，他们到在路上混熟的西斯科家后歇下脚来，就去下游找他们的同伴，一直找了两天都毫无结果。东家给的四十比索由曼努诺带着，现在丢了，回庄园一定会让东家打个半死。

到第三天他们装好驮子准备起程时，西斯科告诉他们该到下游乌鸦盘旋的地方看看。他们果然在那儿找到了曼努诺的尸体，那钱包还用围巾紧扣在他的脖子上。他们掩埋好同伴，又继续中断了的行程。

傍晚，他们抵达蒂拉塔，在那儿卖掉了剩下的货。河滩在蒂拉塔平铺开，成为一片广阔肥沃的平原，上面种着甘蔗。他们在蒂拉塔留下过夜，基尔科由于贪吃了甘蔗，到第二天在旅途中感到不舒服了。他头痛，又发热又发冷，脸色惨白，眼窝有点深陷下去。他们在一个山谷人的果园里过了夜，翌晨沿一条循山坡直上的小路走上去，终于抵达目的地乌西。可是，那儿的庄园主把收获的谷物全卖掉了，乌西人建议他们到高山区去找种子。

由于基尔科得病，他们在乌西休息了两天，到第三天才动身，沿着条崎岖的之字路一直爬坡。他们登上一个山顶，又面对一座更高的山。白皑皑的伊利马尼山嵯峨奇伟地屹立天际，高踞于群峰之上，山上到处是岩洞、冰川和晶莹的急流。这些溪流奔集成一道道瀑布，暴怒地一路冲击着岩壁，从极高处飞银泼雪似地倾泻下来。

这景色是多么动人！这几个对自然风物无所感触的行人，看到展现在他们眼前的雄伟庄严的场面，也不禁为之屏息凝神。在

这样的高处，只有风和水在和鸣，可是一片深重的寂静，似乎压住了自然力的低沉的声音。这无声的境界又使他们惊奇不已。

从山侧谷底，偶尔传来鸟雀的啼鸣，牛羊和骆马的哞哞叫声。可是，面对着雄浑的伊利马尼山，这些声音只能使人感到生命的渺小。这座崇高的经历了多少沧桑的巍巍雪山，似乎遮断了无穷的地平线，把大地的声息都淹没了。

甜蜜的黄昏悄悄来临。他们走在雪山对面的山顶上，一面走一面俯看两山之间的峡谷。他们脚下那座山的陡坡上丛生着树木，一条条小溪沿着陡急窄狭的山涧奔泻下去，一路银花飞溅，玎玲作响。

峡谷里看不到人的踪迹。只有一条线一般的白色小径，从冰封雪裹的山岭脚下蜿蜒上去，一直抵达雪山跟前。冰川象一条条冻乳的河流向前挪动，给山间的黑石镶上了一色纯白，然后陡地停下化成一道道瀑布，像落自九天的银河那样奔腾直下。

只有神鹰仿佛并不为这里的气象万千而感到心灵痛苦，敢于振起有力的翅膀，骄傲地出现在高处。它们划破万里长空，穿过血红的天际，飞归高不可攀的洞穴。有时候，它们无心地打一个巨大的回旋，飞回山路上空，绕着这个驮队盘旋一阵。雪峰反射着夕照的红霞，把它们腰身上的白羽也染成了玫瑰颜色。

他们来到塔米帕塔山半山腰时，夜晚降临，就在那儿一所牧羊人的小屋借宿。夜晚，银月从伊利马尼一个山峰后面升起，在星光闪烁的青天上若隐若现。朦胧的光辉染上了寂寥幽暗的崇山峻岭。瀑布不分昼夜缓缓冲击，高山的沉寂似乎更加扩展开来。突然，一声悠长的、闷雷般的轰响，打破了无边的寂静。高原人猛地惊醒，把眼睛转向发出闷雷的雪峰那边，只见纯白的山壁上出现了一个黑暗的裂口，那裂口慢慢扩大，就像一幅裹身的白练从山上拆裂，卷向它们的脚下，露出了山峰一身强劲的石质筋骨。“这是雪崩！”牧羊人对自然界的突变景象习以为常，从屋子深处平静地说。

第二天，基尔科病得更厉害了。他们在牧羊人那里呆到中午，才又开始迈着缓慢的步子翻山越岭，向雪峰脚下的菲纳亚庄园行进，在傍晚时分抵达那儿住下。可是卡查帕与阿希阿利在附近庄园奔忙了五天，还没买够种子，只能按当地人建议再到科利亚纳去采购。

他们一路下坡爬山，傍晚抵达塔卡恰，在一个山谷人家里住下来。夜晚河里涨大水，主妇催客人和几个儿子一道去河滩收河畔上可能给大水冲走的苹果。大水像放炮似的轰隆隆响。它撞击着没设堤防的陡坡，卷走结满成熟果子的果树。地面颤动着，像是就要裂开。

轰！一声低沉而急速的震响，只见一片地面崩塌下去。一个雇工掉下水去，拉起来已经没有气了。阿希阿利和卡查帕吓得脸色发青，就不服从管家要他们去河畔干活的命令，回来装好驮子，悄悄地溜走了。

他们动身时东方已经发白。蟋蟀在路旁的石头缝里歌唱，萤火虫在树丛的黑影中划出一线线清光，河水拍击着砾石唱出浪花曲，偶尔还传来一声催晓的鸡啼。这就是山谷能够听到的声音。

他们到达高山顶时，太阳出来了。他们对已经熟悉的山区景色作了最后的一瞥。山谷里镶着绿边的宽沟，展现在他们脚下。另一面是梯级般排列的群山；山脚下到处是香花甜果，生机盎然；山顶峰岩坦露，从乌黑到火红，五光十色。群峰都一览无遗地罗列在白雪皑皑的伊利马尼山的脚前。一圈稀薄的灰云围绕在它的半腰，给镀上金色阳光的群峰镶上了一道晶莹的滚边，看起来就像山峰的积雪里满是钻石，就像山峰为了迎接使万物生辉的朝阳，戴上了一顶冠冕。

他们终于踏上科利亚纳平原。打从离开故乡时起，这是他们第一次能极目远望而不为阴森沉郁的群山所阻隔，不禁满怀高兴。他们已经不用担惊受怕，心情轻松下来。地平线那么广阔，地面苍灰光秃，一直能望到天地相接之处。

过午，他们就到了拉巴斯，在主人家休憩下来。到第二天破晓，就高高兴兴登上最后一段旅程。黄昏时刻，他们回抵庄园。

佃户们跑到庄屋去迎接他们。曼努诺的妻了最积极，头一个跑到庄屋去。她从病得打不起精神来的基尔科那里打听到，河水把她丈夫冲走了。顿时，一声尖锐的哀号划破了黄昏的寂静，引得庄屋里的狗狂吠起来，佃户家茅屋里的狗也开始汪汪乱叫。一些在场的人把寡妇拉到野外去，她悲痛号的号搅乱着平原上黄昏的宁静。

荒 原

曼努诺惨死的消息，很快在庄园散居的佃户中和邻近地区传播开来。佃户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满怀仇恨，把每年周期地落到他们头上的无法弥补的不幸，都归罪于庄园主和他的混血种走狗管家的贪心。

这些老爷为了节省几个小钱，为了考验他们的驯服程度，故意用阴谋诡计陷人于罪，然后作为惩罚派他们到该死的鬼地方去。他们在那里有的惨死，有的染上治不好的热病，白使了的牲口也会累得长年生病，有的还病残而死。

各家各户，都在私底下同声诅咒强占了祖祖辈辈属于他们所有的土地的土生白人。半个世纪之前，1868和1869年，野蛮残暴的梅尔加雷霍总统批准了御用议会通过的剥夺印第安公社土地交给有进取心的人去经营的一批法令。印第安人拒不接受几个小钱作为他们祖传产业的代价，用棍子和弹弓装备起来进行反抗，因而惨遭屠杀，血流成河。在充满了优美传说的蔚蓝大湖沿岸各地农村里，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暗杀，层出不穷。经过三年不体面的征伐，一百多个土著公社被解散，土地分给了一百多个暴发户新地主，其中最大的地主是梅尔加雷霍与耕头的私生子和总统的奴才。三十多万土著民族，被剥夺了自己的土地。很多人流落他乡，另外

一些人舍不得离开祖居，听天由命忍受大庄园主和混血种管家的压迫剥削，成了佃户，沦为奴隶和奴隶的奴隶。

堂曼努埃尔·潘托哈！阿希阿利所属庄园的地主的祖父，就是使用这种手段，夺取了这个科阿乌约公社的。这人起先是梅尔加雷霍的秘书，以后当上财政部长。他对总统百依百顺，在宴会上发表演说，总是摇动他那庸俗而伶俐的舌头，滔滔不绝地把他的主子谄媚颂扬一番，这就博得了主子的特别器重，获得了主子以大片大片公社土地赐给的犒赏。他那富饶的庄园，就是这样形成的，它的土地上洒满了印第安人的斑斑血迹。

这个大庄园以后传给他儿子伊萨克·潘托哈管理。此人跟他父亲一样贪财如命，敲骨吸髓地剥削、野蛮残暴地压迫满怀怨愤的印第安佃户。对他来说，印第安人没有一点人性，他们唯一比牲口强的地方，就是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官能的需要。他只知道印第安人和牲口都能供他驱使，让他过得舒服，对人的辛劳痛苦同对牲口一样漠不关心。他唯一操心的就是积累资财，在城里花天酒地，作乐寻欢。庄园由管家管理，他只限于在收获和播种季节跟他的朋友一道来庄园看看。那时，他总是对不听话的佃户拳足交加，凶残到了极点。

他派他的一个干儿子、混血儿特罗切来庄园做管家。此人原在拉巴斯当警官，蛮横放纵，好色贪财，拳头下得重，坏事做得绝，因此在同党中获得了当之无愧的暴徒名称。他在这个职位上作恶太多，招来许多怨敌，因而想找个安全一些的工作。他干爹派他去湖畔的庄园当管家，他真是求之不得。

特罗切受到东家的纵容，在庄园里开了个杂货铺，强迫印第安人以高出市价三倍的价钱来买东西。他最喜欢他们赊购货物，以便索取高利，或者没收掌握在他手头的精美值钱的抵押品。他发现贩布匹赚钱，就在庄园里办起一个纺织工场，从此为借口叫庄园里所有年轻姑娘到那儿去服劳役，乘机把他们糟蹋。佃户们向东家诉苦，他要么不理睬，要么就支持管家。